

## 敘事醫學

秀慧在一般人的眼裡，是個聰明能幹、健康又精力過人的人，生活中似乎沒有什麼難題能難倒她。甚麼時候應該做甚麼事，全在她的掌握之中，就連生孩子要生一男一女都如願以償。造物主似乎特別垂愛於她，至少她自己在過去是這樣認為的。

一直到秀慧拿到了一張醫生的癌症診斷書：乳腺癌晚期，要立即動手術切除至少一側乳房；這時的她剛滿 42 歲。

作為醫學生，我知道得癌症是個難關，但真正的難題卻是在往後的日子裡。從此病患將走上一條生死未卜、凶吉不知的路。秀慧告訴我，“我一接到診斷書，第一個告訴的是我姐姐，因為她是家裏唯一似乎能承受一些壓力的人。我再三拜託她將這個消息轉告母親，讓母親心情平靜後過幾天再打電話給我。

秀慧悲傷至極，算算日子，這離接受癌症診斷後才一個星期還不到，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？如果今天得病的不是她，而是其他人，她會乾淨利落的處理所有的具體事項，拿出最好的方案，做出正確的判斷，讓他們在她的幫助下受益。可眼下偏偏是這個最強的人需要幫助，而且被放在這樣一個弱者的位置上。

後來秀慧的乳房雖被切除了，但她真正的磨難是從化療才開始的。在開始化療的第一個星期內，她那滿頭濃密的金髮就脫落了。化療的第二天早晨起床時，她發現自己的頭髮落了一床，只有一小半還長在頭上。從鏡子中，她看到的是自己父的模樣：一個光頭，眼神中流露出不和善的老人臉孔。

她不能吃，一吃就吐；她不能站，站起來就天旋地轉；她不能停下來不做化療，因為那會給癌症一個喘息的機會，更加瘋狂地猛長；她也不能繼續做化療，因為紅血球的指數不夠，做了就更危險。

儘管沒有一個醫生對化療十分的信心和把握，卻也沒有一個反對她去做化療的。醫生都知道這個療程會使患者感到生不如死，但沒有一個能拿出比這個辦法更好一些的主意。

秀慧還在做著最大的努力，這一切也都還在進行之中。如果她能熬過化療，等待她的是放療和激光治療。那將又是新的一輪為生存而拼死的搏鬥。那麼如果激光治療她也掙扎過去了，是否她將能平安的度過餘生了呢？她的醫生說，這一切僅僅給她百分之三十的生存機會。她是否能從一道道死神的門檻經過而不留步，從一次次的飛來橫禍中絕處逢生，其實這一切都不是她能決定的，但是這一切又與她相關。對她來說，在這一切命運錯綜複雜的交織中，一層層的因緣關係似乎一併同時得向她算總帳。